

# 第十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新德里举行

由国际社会学学会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于1986年8月18~22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这次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题是：“社会变迁——问题和展望”。

近年来，国际社会学界关于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未来危机的看法甚嚣尘上。当结构功能主义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僵硬的现实而不得不退却时，理论社会学的危机就变得更为明显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克服贫穷和失业的无能为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以及第三世界灾难的情况等等，都使人们强化了这种认识，所以不少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正在走向衰亡或末日的悲观论调是值得注意的。这次世界社会学大会，似乎就是为社会学的前途鼓劲打气的大会。

大会主席卡多索在开幕式的报告中列举了社会学面临的几种主要挑战：（1）由于战争和核毁灭而对于消失我们人类生命的威胁；（2）增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具有意义的有关进步的信念，需克服那些悲观的论调；（3）关于平等和消除贫困的问题仍是有待于研究的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尚不能给予解答。

苏联的穆木占教授（Prof. K. N. Momdian）则强调战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研究课题。他提醒人们，核毁灭和帝国主义的威胁企图以各种办法来统治世界，作为社会学家，如果以为自己的职业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就应严肃对待这些问题。

关于是否需要寻求新理论或新模式来解释当今的现实问题，保加利亚的社会学家斯提芬诺夫（M. Stefanov）则明确提出了一个久经考验的“科学的体系及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存在‘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的论点。而新当选的下届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的英国教授玛格丽特·阿切尔（Margaret Archer）则强调：社会学家要避免重蹈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覆辙，不应把自己视为医生，而把第三世界视为病人。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发达国家必须尊重那里人民固有的知识。在议会变迁问题之前应该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见解。她说：至于理论，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范例。事物是复杂多样的，它会引向综合和成长。我们首先是学者，任何为社会变迁设想立见效果的处方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在理论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并在评价这次大会的成果时，一般认为是成功的。一是认为这次大会的重要性就在于证明社会学在许多国家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世界大会的本身也足以证明社会学生命力的存在。二是说明社会学还远远没有衰败，它还有许多新课题有待于研究和解释。三是大会之所以成功，因为现代社会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成为这次大会辩论的中心。

究竟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变迁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大会第一天出版的大会公报的评论已经提出实质性的指导思想：“已经有过多的社会问题留待社会学家来考查并给予实际的解答，然而知识分子并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但他们或者能够正确地解释这个过程，能够找到适当的方案去治疗那些危害人类社会的病痛——如贫困、战争、种族主义、失业、社会解组、黩武主义、经济危机等等。”这也许就是社会学的悲剧所在，它只满足于研究和认识世界，而没有气魄去改造世界，最后只落得“纸上谈兵”，这种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

世界社会学大会也确实在给社会学鼓劲打气方面，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想解决社会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们的善良愿望，应该有更大范围的切实合作的机会。新任主席阿切尔教授说，现在世界上已有近10万名社会学家，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陈永龄）